

我們不是候鳥

田思著



作者簡介



田思，原名陳立同（應桐），出生于砂朥越古晉，畢業于南馬大學中文系；歷任獨中語文教師，現為砂朥越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

從六十年代末開始寫作，作品散見于新、馬、港各地的文藝副刊與期刊。一九八〇年，其詩與散文皆獲得南馬文藝研究會的「青年文學獎」與大馬福聯會「文學出版基金」優秀獎。

田思的作品有不少已被選入中學課本或被譯成馬來西亞文。





5.00

我們不是快馬



田原書

我們不是候鳥

田思著

本書「試讀小組」由香港城市大學的「師範」，準備在「香港文化協會」七週年研討會（一九八四年）



本書は、(株) 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 (株) 株式会社 (株) 株式会社
(株) 株式会社 (株) 株式会社 (株) 株式会社 (株) 株式会社



雪兰莪福建会馆青年组在「各民族诗歌朗诵会」上，朗诵田思的「心桥」，作为序幕节目。（一九八四年）



吉隆坡「新流小组」正在排练田思的「海鸥」，准备在「青运文娱晚会」上造型朗诵。（一九八四年）





砂拉越古晋中华第一中学的学生在毕业「叙别文娱晚会」上朗诵田思的「纪念碑」。(一九八五年)



在马六甲举行的「第六届全国华团文化节」，作协讲习班学员造型朗诵田思的「我们不是候鸟」(一九八九年)

漢代長安城圖



田里著

目錄

序	連奇	I
夜探馬壩河		1
「棚棚」		4
不景		7
票		8
牽牛花		9
端午		10
我在大雨中飛奔		12
海問		14
邊陲小鎮		17
蛇展		19
中元的遐想		20
拆屋		22
魔咒		24
老人梯		26
交通圈		28
我們不是候鳥		29

赤道冰山	3 3
乡票	3 5
小食二种	3 7
走火	3 8
挂客	3 9
刻	4 1
钓	4 2
倚间	4 3
牌坊	4 5
修史	4 7
日蚀	4 9
星期日市集	5 0
水族	5 2
观乃群画展	5 4
赠墨	5 6
书包	5 7
舒戈邦一瞥	5 9
观汤玛士杯决赛	6 1
鹅江偶遇	6 3
龙猫	6 5
故友	6 8
坚守	7 1
痴情	7 3
澄静	7 5
闹钟	7 7
读李白	7 8

读王安石	8 0
读苏东坡	8 2
仰视	8 3
仙人掌	8 4
印象	8 5
一板之隔	8 7
江滨一夜	8 9
苔	9 1
渡头	9 2
脉搏	9 4
那年的素馨	9 6
林族悲歌	9 8
给中国民族艺术团	1 0 0
高速公路	1 0 4
乡音	1 0 6
朝圣	1 0 9
古董	1 1 1
彩笔	1 1 3

序

* 連 奇

《我们不是候鸟》的诗稿交到我手上的时候，田思追求诗艺的锲而不舍的精神，再一次令我深深感动。他出版诗集《犀鸟乡之歌》，只不过是三年前的事，如今他又拿出新的成绩来，说明他一直是孜孜不倦地在努力着。

我曾经不自量力地给《犀鸟乡之歌》写过一篇评论。当时，我认为田思的诗来自生活；现在，我认为他还是保有着这个特色。《我们不是候鸟》中的六十首诗，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咏物、述怀、抒情写景、讽时刺事等几大类，这些诗不只表达了诗人的喜怒哀乐，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活的面貌。

诗是以抒情为主的文学体裁。诗有诗味，诗带给读者美感。然而，怎样的诗，才是能感动读者的好诗呢？有些作者虽然极尽铺叙描写之能事，甚至堆砌华辞丽藻，写出来的诗，却是分毫也不能感动读者。还有一些打着「现代」的招牌，玩弄扭曲语法的劣招，其所谓诗，更是令人读来味同嚼蜡。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所谓诗困守于个人的内心感情世界，读者很难从中找到共通的

地方，因此也就无法受到感动。下面请看看田思的《牵牛花》：

窃居高处
只因生性会爬
左缠右绕
总有关系可搭

自诩号令群伦
全凭嘴开喇叭
一朝墙倒篱塌
摔个唏哩哗啦

全诗只有八句，却句句凝练有力，借描写牵牛花的特征，以讽刺的手法，勾勒出攀龙附凤、趋炎附势者的嘴脸和下场。诗人不但概括了事物的本质，又表达了明确的爱憎，使他的诗具有了感动读者的素质。这些，又岂是只着眼于个人内心世界的作者能够达到的？

在田思的咏物诗中，《牵牛花》只是成功的一例。然而，我个人却偏爱他诗集中的述志咏怀诗，也许是这些诗倾注着诗人在生活中深刻体验过的浓烈的感情，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吧！例如《坚守》、《痴情》等诗就是。《坚守》表现了诗人坚持自己的信念，守着自己的良知，不愿与世浮沉的生活态度；《痴情》则叙述诗人寄情于教育事业、文学创作和民乐活动，过着朴素无华的生活，虽然受人睥睨和冷落，甚至遭人背后中伤，却始终不感到后悔。这些诗中表达的不仅是诗人对世道的感

慨和反应，还表达了诗人对高尚情操的追求。这种崇高的思想感情，正是诗之所以感人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让我们再看看《澄静》这首诗：

浓醇似酒
清凉如月色
我已澄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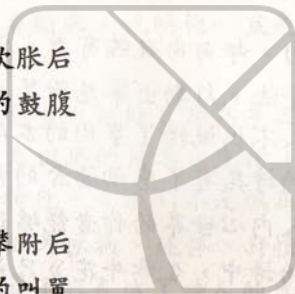
澄静
无视曳枝后
鹊鸟的聒噪

澄静
不管吹胀后
青蛙的鼓腹

澄静
不理攀附后
夜虫的叫嚣

管它风从哪儿来
我自安然凝定

当冷月映着波心
当旋涡冲出潭影
那是我的思索
那是我的脚步



这里所谓澄静，其实是经过冷静思考后更加坚定不移的信念。任他鹊鸟曳枝、夜虫攀附、青蛙吹胀，诗人说：「管它风从哪儿来／我自安然凝定」，隐喻自己抱定正确的人生态度，决不随风摇摆。诗的最后一节意境很美。诗人以「冷月映着波心」来比喻自己的思索，不但使抽象的思索具象化，而且因「冷月」和「波心」引起的联想，仿佛这思索的「冷」和「静」也是可以感觉到的；以「旋涡冲出潭影」来比喻自己的脚步，则这脚步不但是强劲有力的，而且是从「潭影」里冲出来的，这就使得意境不但深邃，更有了动感。这最后一节诗让我们看到，巧妙地应用意象，也是诗歌感人的另一因素。

也许会有读者提出疑问：田思诗集中不乏直接描写现实的题材，其中也多有好诗，为何你单欣赏他倾述自己情怀的诗呢？我愿在这里指出，田思的述怀诗所表达的不仅是个人的感情，其中还反映着时代环境所激发的情绪，这使他的诗具有了感人的现实意义，也是他的诗令人赞赏的地方。在此，前辈诗人和一些文艺理论家提到的诗应该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绪」，有必要提起以说明怎样的诗才能感动读者。

作为创作主体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们不但具有和民众认同的感情——或者说是具有平民化情绪，同时也具有洞察现实的清醒的理性。当诗人的情绪受客观事物的触发而产生创作冲动时，他并不急于作一时的宣泄。为了让自己的情绪具有典型意义，他返身以理性的认识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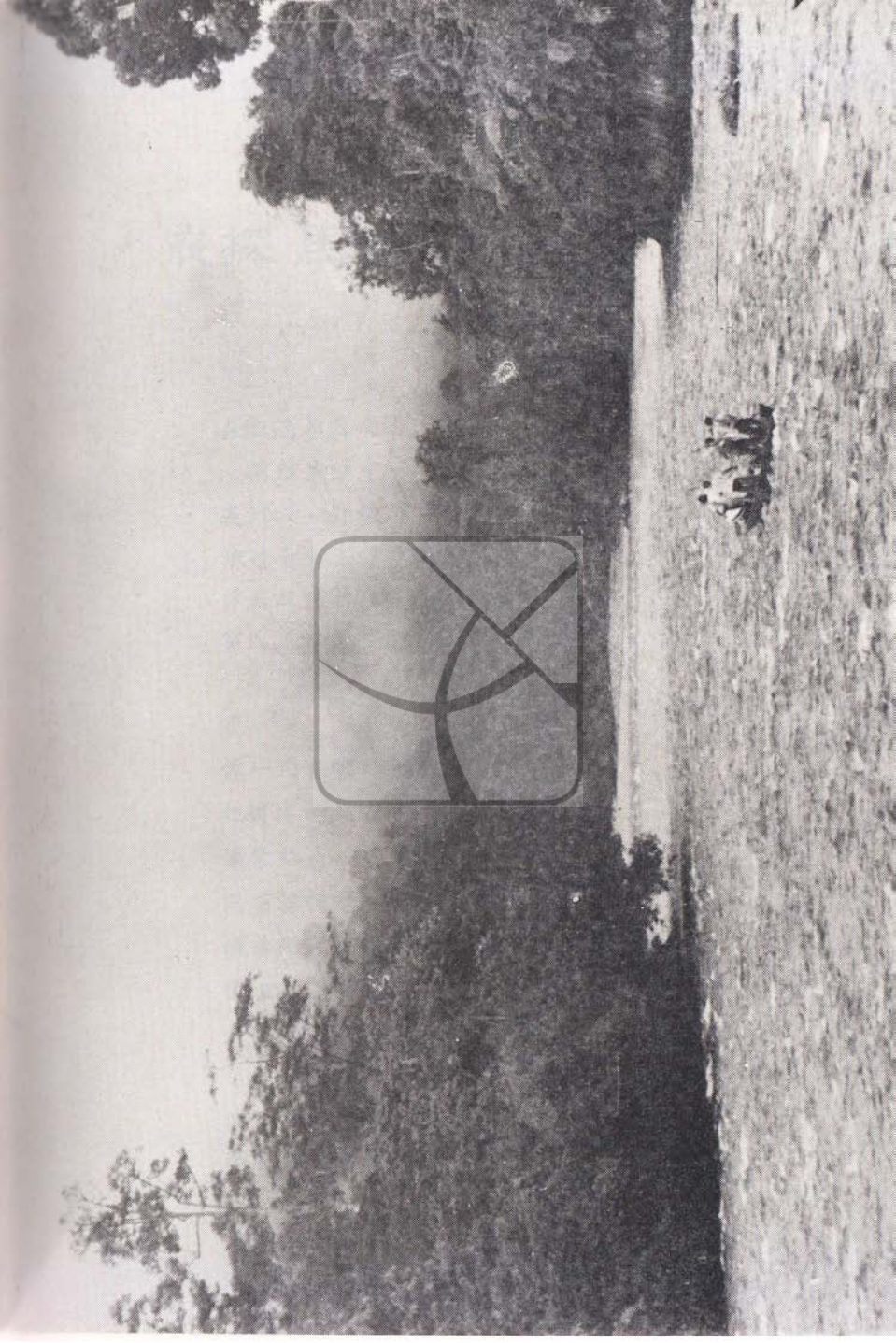
括出事物的本质，並加以评价，使他所要表现的内容具有了更深的社会意义；与此同时，诗人在现实生活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感情，也融入他所要表现的内容，使它具有了一定的时代意义。这时，如果诗人能够在宇宙万象中找到对应物，使自己的情绪与之契合，並以成熟的文学技巧表达出来，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他的诗不但具有了象征意义，而且是在「特殊中显现一般」，具有了感动读者的现实意义。

我认为，田思的述怀诗是来自生活的，他所蕴蓄的感情是浓烈的，而他所表现出来的情绪，也在一定程度上和社会及时代的情绪相吻合，这使得他的诗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思索。虽然田思的诗还不能说是真正达到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绪」的高度要求，但是，只要他努力不懈，将来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当然，田思还有一些诗写得好，一些诗写得尚欠理想，在这里我不准备一一提起。我认为，要是他能够更注意意象的内在有机联系，能够更注意诗的整体象征意义，那么，他的诗艺将更上一层楼。

我和田思相交二十多年，知道他在诗艺的研究上颇有心得。我在上面所说的，不过是田夫献曝，要是其中还能有一得之见，愿与田思共勉之。

一九八九年十月八日





夜探馬巒河

在激流与暴雨的

剧烈争吵中

我们以一舟轻巧

掠过千重山万重滩

穿入双溪马峦

穿入黑暗的心脏

夜

像一团浓稠的黑浆湖

把树林与天空

紧紧粘在一处

只有榕树老人的长髯

缀着闪闪流萤

像咀嚼满嘴虫鸣后

溅下的点点星白

激流扣舷叫嚣

雨网铺天盖地卷来

舵手稳操引擎
簸弄着每一个迂回
前导的手电筒光柱
像一把锋利的匕首
刮得峭壁上的魅影
呲牙咧嘴
我们都在冷湿中颤慄了

一盏灯
陡地从前面升起
一座村落
倏然在河岸隐现
石滩上传来
村人亲切的招呼
惊喜交际中
我们把陌生的客心
交给荡漾着
铜锣声和米酒香的
长屋之夜

1 · 5 · 8 6

注：1980年杪，与吴岸兄应伊班友人施蒙君兄妹之邀请，坐长舟沿拉让江中游溯流而上，造访其深山密林中之长屋。时逢大雨，在激流与险滩中奋进数小时后，至其长屋附近之马峦河

时已是黑夜。此次夜航颇为刺激，印象深刻，常在睡梦中忆及，故作此诗以志之。诗中之双溪马峦即 *Sungai Meluan* 之译音，为拉让江支流。



「棚棚」

在高楼大厦的奠基处
傍附着一列「棚棚」
白天贮放洋灰和铁条
夜晚贮放疲劳和鼾声

汉子们都到工地上
用一块块的厚砖
砌出一家的三餐
「棚棚」的板门
掩住了妻儿的期盼

把生命吊在鹰架上
却不敢遥望
那通往甘榜的路
那儿有一口乾涸的井
和荒芜了的家園

当喘息过后

用平底锅熬出的米粒
为什么总比不上
长屋的竹筒饭清香

只围着半截沙笼
在公用水龙头洗涤的妇女
和拖着黄鼻涕的小孩
是否仍向往着
甘榜清澈的溪流

扭尽半导体的乾电池
总听不到
甘榜教堂的钟声
和天主教在梦中的慰藉

当新大厦接上电流
玻璃窗内灯火通明
在阴暗角落的「棚栅」
只有一点烛芯在摇曳

那时思念的蛛网
就会牵扯得很长
勾出妹妹在酒吧的笑靥
和弟弟捧咖啡的小手

在高楼大厦的阴影下

蜷缩着一列「棚棚」
白天贮放粗粗的喘息
夜晚贮放幽幽的叹息

当宏伟的大厦被粉刷
並镌上权贵的名字
他们又得用汗水
在不知何处的工地
搭起另一列新的「棚棚」

10·8·86

注：「棚棚」即 *Bangsai*，是建筑工人的临时宿舍。



不景

穷人的肚皮
是填谎言的空袋
富翁的脸皮
像剥开的柴摆卖
破船上推人下水
有人呵着浊气说
这是唯一的风向

10 · 11 · 86

票

一张不中奖的彩票

一张泻肚子的股票

一张赎不回的当票

一张拖欠期票

一张空头支票

一张法庭控票

一张皇家饭票

10 · 11 · 86

牽牛花

窃居高处
只因生性会爬
左缠右绕
总有关系可搭

自诩号令群伦
全凭嘴开喇叭
一朝墙倒篱塌
摔个唏哩哗啦

1 · 1 0 · 8 7

端午

千古的绝唱
可有百代的回响
那切肤之痛的呻吟
可是民族更生前的阵痛

扎起角形之黍
这棱棱风骨本没有错
千百年来鱼族吞噬不下的
就是这鲛喉的忠魂
那苇绳悬着的黍子
千百年来
也只赖直道的维系

阵阵的锣鼓
可是方醒的心跳
那龙纹激荡的江河
可是曾长久停滞的脉搏

千桨扬处

何时溅出

一轮端午的红日

6·6·87



我在大雨中飛奔

大海以柔波
熨温我的头脑
骤雨又把寒流
卷过我的脚底
我纵身上岸
在沙滩上忘形地奔跑

澎湃的海涛
似在呼啸助威
密密的雨簇
似要冲刷我的烦忧
连绵数哩的湿沙滩
我急促的脚印
落下后即消失无形
风声猎猎
远景迷蒙
我只看到那岸上
掠过的翠绿与苍黄

我调匀呼吸
不绝地飞奔
欲倾尽四肢百骸之力
作一次生命的冲刺
我已浑忘一切的酸楚

营地在望
那群青春的笑脸
逐渐由模糊而清晰
他们以童稚的热情
用欢呼把我拥抱

仰天高歌
我已分辨不出
那由发际流下的水
是滂沱的雨
还是我激动的泪

4·8·87 班丹海滩

海問

哦 海洋

在你深邃的灵魂里
是否蕴藏着一种哲思
在你不羁的性格中
是否潜伏着一个永恒
在你不停的动荡中
是否可找到一份宁静
在你善变的脾气上
是否躲匿着一个真实

不肯随波逐流者
命运是不是孤独
拒绝同流合污的
下场是不是放逐
你是个永远的澄澈
还是个混杂的污秽
你是个永远的温柔
还是个猝然的粗暴

你是个永远的神秘
还是个可亲的伴侣

海洋沉默不语
但在哗哗的波涛中
我听到他的回答
我感到他的启示

大海是我的名字
宽容是我的胸怀
运动是我的真实
平静是我的休息
我只是大自然的一部份
惟有大自然才最永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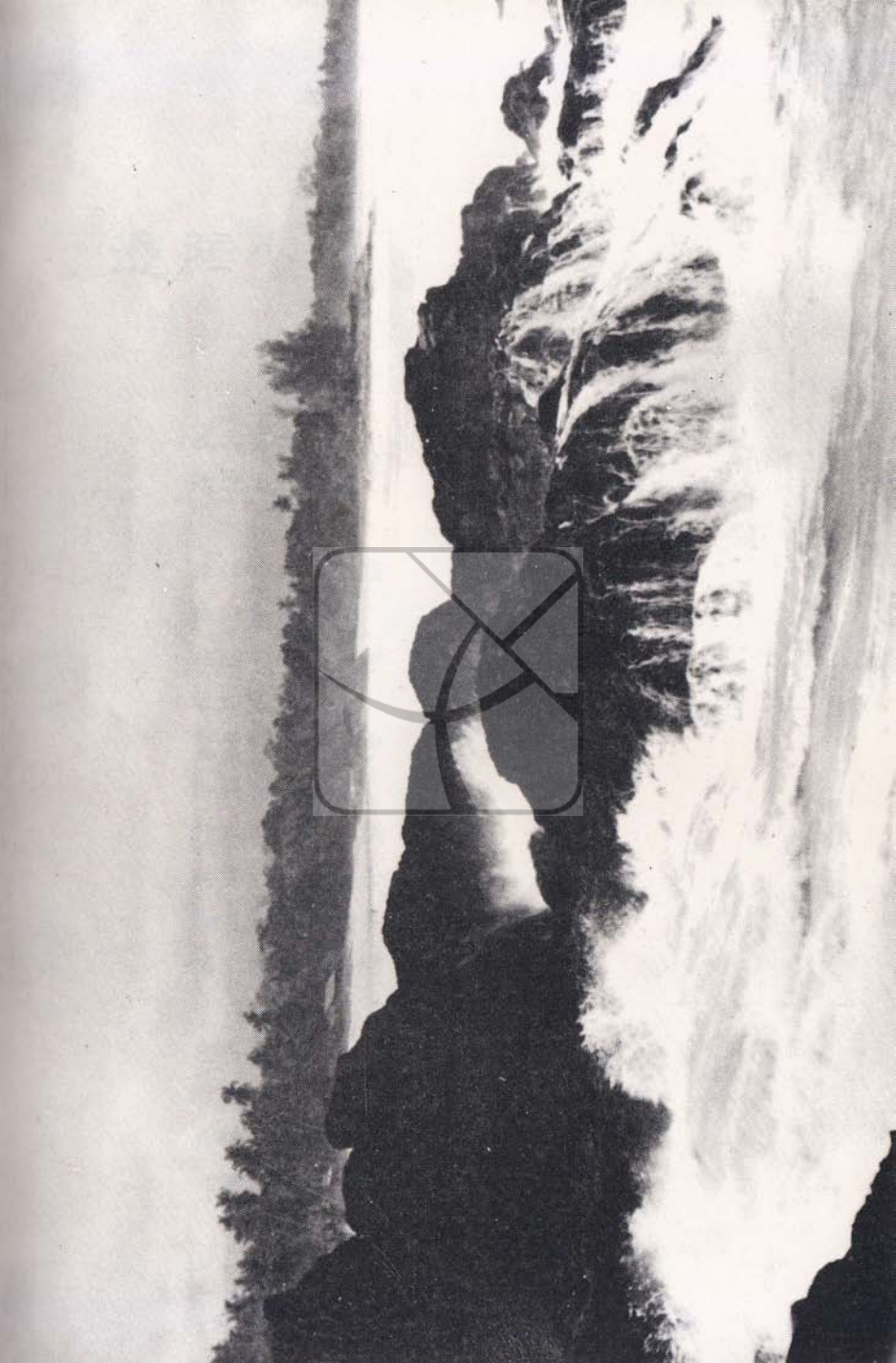
夕阳总在西下时
消褪他所有的灿烂
旭日总在东升时
发出他所有的辉煌
旋涡经过痛苦的流转
仍一样奔向前方

海域是广阔无际
难免有着寄生蟹
和变形虫的家族
一切的荣辱得失

就像那涨退的潮汐
那高耸的海市蜃楼
只是转瞬的幻象
浪花装腔作势
却站在亿万个水分子上
不管在阳光下多么眩目
终究跌回无底的海洋

你看那苍劲的海松
经过风涛的搏击
所以挺立百年
你看那嶙峋的礁石
经过波浪的咬啮
所以硬骨朗朗
在我平静的海面下
总会有暗流的汹涌
在我倒映的天空上
总会有明媚的风光

哦 我的名字是大海
宽容是我的胸怀
运动是我的真实
我不是个最永恒
但我永恒的一部份





邊陲小鎮

我又重訪
這邊陲的小鎮

朱紅的大伯公廟
依旧香烟繚繞
破陋的中華公學
依旧瑟縮在
堂皇的政中一旁
小鎮很寧靜
行人与狗在閑槁
購貨的達雅婦女
脚沾几哩外的乡泥
嘴里嚼着紅檳榔

巴士转入一条捷徑
剛辟的泥路
嶄新的木橋
「那是大選時建的」

司机一扭方向盘

我这才发现
路旁的电灯柱
犹粘着未剥落的标语
残缺的候选人肖像
裂嘴而笑
似在夸耀着
在一场激烈的运动中
留下的唯一杰作：
几栋新架起的屋梁

海涛在十哩外召唤
司机猛踩油门
轰隆作响的巴士
又把我颠簸在
十年前的碎石路上

4·8·87 伦乐

蛇展

「蛇」行天下

蛇有蛇胆

蛇「蝎」心肠

蛇鼠一窝

「社」鼠城「蛇」

蛇有蛇路，龟有龟路

「龙」蛇杂混

做「蛇」喊捉「蛇」

画「蛇」添足

打蛇打七寸

蛇………

31·8·87

中元的遐想

何时盼来
这样的中元节

无须用丰厚的牲品
去祈求祖先的庇佑
因为这一代已奋发自强
无须用叠叠的冥钞
去抚慰游荡的孤魂
因为亡灵皆受到照拂
无须焚烧纸扎的傀儡
因为命运都由各人自主
无须火化汽车洋房
因为那已不是地位的象征
无须惊心动魄地「抢孤」
因为礼让已是现世的风尚

热风送来温馨
亲人自远近

赶赴一缕心香
 团聚祖先灵前
 笑谈彼此劳绩
 眼前清茶淡菜
 来日硕果累累
 世间人人平等
 生死都享大同

7 · 9 · 87



拆屋

半生劳碌
支四根柱子
几片瓦答
挡一生风雨

他们来了
用铁锯和绳子
肢解我们的温暖
凌迟我们的阴凉

这一片空地
^我不是们想霸占
这双厚茧的手
也砌过几块繁荣的砖头
这双粗糙的脚
也奠过几粒发展的基石

总得有块板壁

让我们挂住饭锅
总得有张凳子
让我们抽根草烟
总得有条横梁
让宝宝的纱笼吊起
可是他们来了
带来风雨和烈日
而我们生活的支柱呢

什么时候
我们破烂的家
找到一个立脚点
就像脆弱的鸟巢
找到有枝桠的树

10·9·87

魔咒

风刮过

像巫师的魔咒

僵住

一座未成形的大厦

墙柱

瘦骨棱棱

窗门

黑森眼洞

屋顶

半截秃头

路基

胡髭满面

水沟

泥沙鲛喉

风刮过

打樁机和搅拌机

都患了严重风湿
像受到天谴的巨兽
在一片零乱的瓦砾中
瘫痪

魔咒和天谴
已使倒霉的业主
不知去向

10·9·87



都患了严重风湿
像受到天谴的巨兽
在一片零乱的瓦砾中
瘫痪

魔咒和天谴
已使倒霉的业主
不知去向

老人梯

每天每天

在闹市的一座大厦

在高层停车场的阶梯边

总聚着一群老人

他们带着雨伞

携来干粮和白开水

风雨不改地

在相同的时候出现

阶梯就是他们的俱乐部

白发就是他们的会员证

市嚣车声是他们的音乐

互道沧桑是他们的节目

每一个老人的背后

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

就像停车场的每一个车位

都泊着不同的车辆
他们把岁月的车子抛锚在此
忘却那沙尘滚滚和荆棘满途

我們不是候鳥

家的温馨

亲情的慰藉

就像那西坠的夕阳

只留下一片空蒙

他们蹒跚在迟疑的归路

这里阴晴乍变

这里风雨如晦

这里的老鹰需要

这里的晨风需要

彼岸的水草需要

异国的天空明朗

是该飞去的时候了

不！不！

我们不是候鸟

我们是大地的女儿

谁生养我们

谁说是我们的母亲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都滴过我们幸福的血汗

这里的每一个圆圈

10·9·87

交通圈

左也是右
右也是左
反正都得团团转

也是来路
也是去路
终点兜回起点上

匆匆也好
从容也好
总要绕这么一场

我让你过
你让他过
大家圈一个平安

11·9·87

我們不是候鳥

候鳥飛去了
他們說
這裡陰晴乍變
這裡風雨如晦
這裡的老鷹貪婪
這裡的梟鼠猖獗
彼邦的水草肥美
異國的天空明朗
是該飛去的時候了

不！不！
我們不是候鳥
我們是大地的兒女
誰生養我們
誰就是我們的母親
這裡的每一寸土地
都滴過我們辛酸的血汗
這裡的每一個園圃

都开过我们欢笑的花朵

啄木鸟笃笃地啄着病树
他要啄出常青的春季
燕子自由地翱翔
他要剪出一片蔚蓝的天空
海鸥搏击在风口浪尖
他要寻找海洋丰富的历史
布谷鸟声声催耕
他要啣出穗穗的金黄
还有热带的犀鸟在森林中
执拗地守着他们的淳朴

我们不会忘记
祖先漂洋过海的苦难
我们打心底珍惜
他们留下的唯一遗产
那把磨损而残缺的锄头
太阳把名字印在山峦上
祖先把劳绩
刻在每一棵胶树
每一个矿坑

我们不会忘记
母亲生我的那一滩血
已渗入这里的每一道溪流

母亲割断的那条脐带
已接到活水的每一个源头
我们在这里哺育

在这里成长
我们更用勤劳的双手
把大地重新装扮
大地的芬芳
就是我们的芬芳
大地的繁荣
就是我们的繁荣

我们不羡慕
孔雀的艳丽
因为他开屏之后一无所有
我们不效法
蛇鼠的贪婪
因为不劳而获者
终究没有好下场
我们不理睬
鸱枭的信口雌黄
因为他们的翅膀
遮不住真理的阳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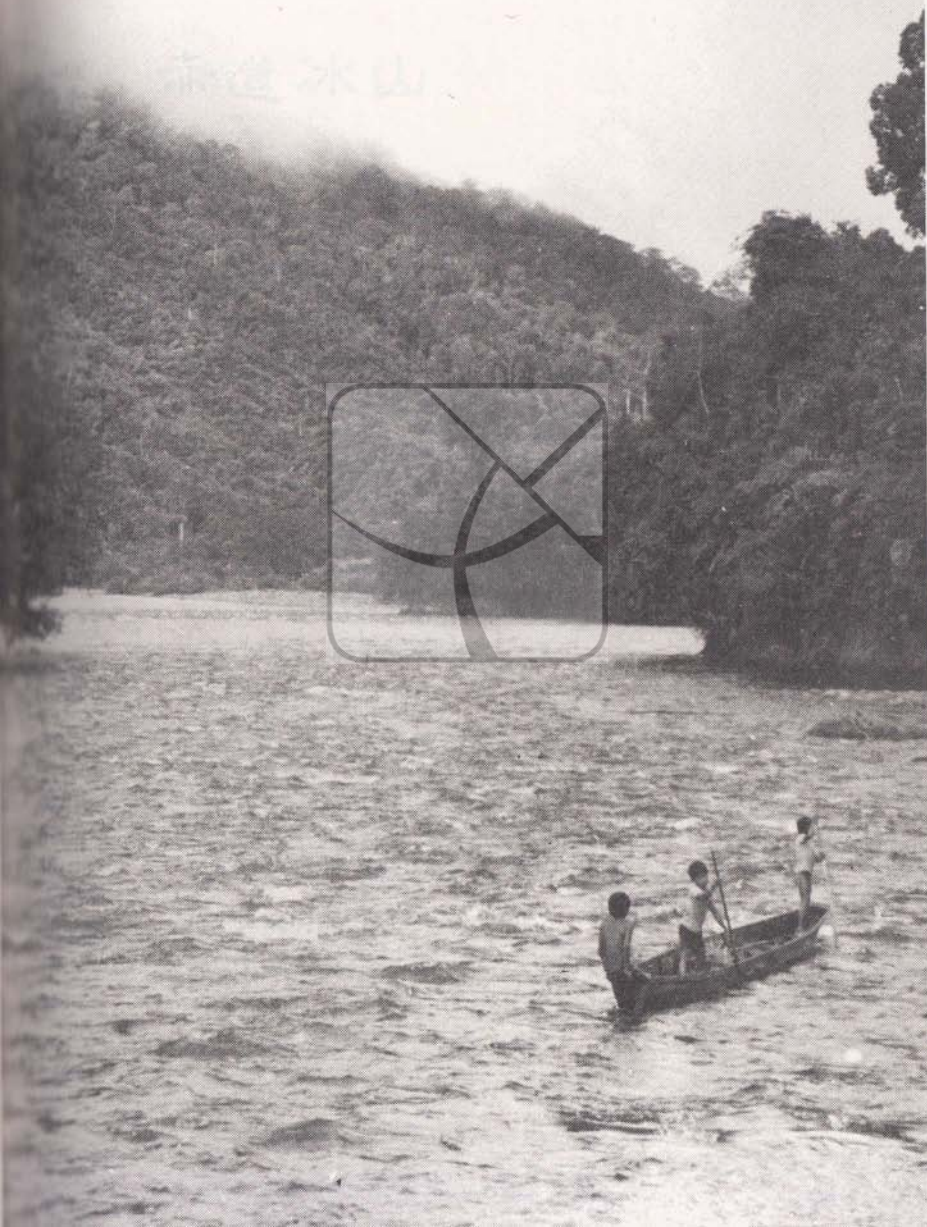
我们是犀鸟
我们是布谷
我们是海鸥

我们是燕子
我们是啄木鸟
我们是和其他子民万物
共存共荣的
土地最挚爱的儿女

我们不是候鸟
我们永不离开
最最亲爱的土地
为了她明天的幸福
我们誓言
把我们的青春和力量献出

12·9·87

赤道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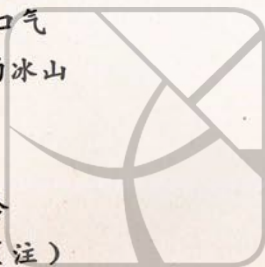
赤道冰山

穿着燕尾礼服的
热带企鹅
挺着便便大腹
呵着 0°C 的口气
冻起了座座的冰山

于是
许多无水的冷
又加水而去（注）
变漫天风雪
从南极刮到北极

多少外强中干的恐龙
在地球的最后一次冰河期
僵成
千古的化石

然而



熔漿在地底滚动
 我听到
 无畏无私的手
 在敲碎冰山的
 当唧唧的声音

18·9·87

注：即「法令」二字



山水畫

山水畫

(五) 山水畫

山水畫

山水畫

山水畫

山水畫

山水畫

綁票

请勿把我绑票
你将一无所得

我只有两件
值钱的东西
良心
和
脊椎骨



它们
不在家中的密室
也不在银行的保险箱里

脊椎骨
立在学府的每根柱子上
良心
跳跃在所有血性者的胸膛
我不能用它们当赎金

即使失去生命

释放我

或者

伏——诛——

在正义的枪口下

18·9·87

(谨以此诗向郭鹤尧先生致崇高敬意)



小食二種

火主

「哥羅薄」

浸了一点油水
它就发得爽脆
咬在人的口里
只有「咔嚓」一声

「沙爹」

先用尖刺戳心
再烤黑它的脸
只要有甜酱拌嘴
谁管烧炙的焦味

19·9·87

注：「哥罗薄」即 KEROPOK，油爆虾饼脆片。

「沙爹」即 SATAY，烤肉串。

走火

他和朋友
结伴远行
说要凭手中枪
驱赶凶恶的豺狼
创造美丽的庄园

跋涉过多少崎岖
摸索过多少黑暗
他见猎心喜
却把一颗子弹
射进了朋友的
胸膛

只好说
那是猎枪走火
意外误伤

9·20·87

掛客

这一辆老爷巴士
却漆上新的名堂
载一车吵吵闹闹
据说驶向一个好地方

车内的座位早有分配
就连四分之一的屁股
也早已划了界限
各就各位请稍安毋躁

不是迟到也不是客满
你本来就不一样
车资请照付不误
座位可就大费周章

每个座垫都有人内定
屁股大的要占两张
他们可是我的衣食父母

叫他们让位我可不干

那地方你本来没机会去
让你上车是你好运气
没有座位你可别啰嗦
挂在车门口随时可下站

2 4 · 9 · 8 7







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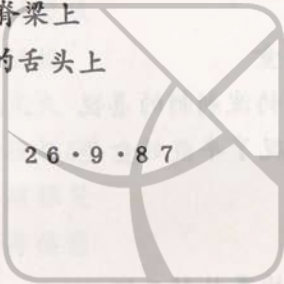
一种文字

刻在祖先的墓碑上

刻在父亲的招牌上

刻在我的脊梁上

刻在孩子的舌头上



26 · 9 · 87

釣

诗人

为钓寒江一片雪
坐化了千古的苍茫

顽童

为钓泼刺刺的喜悦
滑脱了半截的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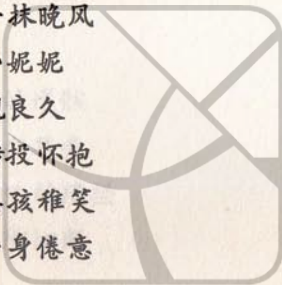
他

为钓高处的云烟
迷失了整个自己

1 · 1 0 · 8 7

倚閤

携着远方江畔的龙眼
拂开屋前的杨柳枝
见你倚门而望
关切如一抹晚风
半岁的小妮妮
对我凝视良久
方咭咭转投怀抱
嫩香的婴孩稚笑
融化我一身倦意



卸一袋暮色
脱下被波浪溅湿的鞋
轻跨门槛
却惊觉桌上切片的薄月
正与探窗的一轮清辉
悄悄告诉我
一个因赶赴文化任务
而被匆匆遗忘了的

团圆佳节

7·10·87 丁卯年中秋

诗人 廖亦雄

为的滨江一片 静悄悄的夜里

坐化了千古的苍苔 望断门前的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月光

牌坊

牌坊死了
她最后的记忆
是血汗砌的红墙
相思的绿浪

被凿掉名字的遗骸
僵立在高速公路旁
所有通往回忆的蹊径
都被铁丝网所切断

只有泥土夜半的叹息
会悄悄牵动埋着的无数碎瓦
但总也揭露不出
一个毁尸灭迹的离奇故事

牌坊的魂魄
化作一道白虹
跨过世纪的长空

在后代的心灵闪烁

28 · 11 · 87

对 联



后代之心灵闪烁

天华地宝和善如春柳似金

出不露陈迹点

草长莺飞燕子天气暖个一

后代之心灵闪烁

对 联 一 补 外

空并犹对古时春

修史

历史揶揄你
以扭曲的面目
以一页页被撕毁的血泪
以一箱箱被丢弃的真实

有人坐在历史的墙头
吹着飘浮的泡泡
然后斜乜双眼
看灿烂折射在自己身上

历史的魂灵
被压在最黑暗的底层
每当夜阑人静
就会以哽抑的呻吟
呼唤你
祈求一个正直的共鸣

你振起

以不休不寐
燃起心上的一豆油灯
把香火
延
续

30·11·87







日蚀

天昏地暗
有人拿着黑色底片
遮着瞳孔仰望
有人窥探水面
欲觅一个残缺的倒影
有人什么都不看
惟恐灼坏了眼睛

纷乱过后
每个人都在夸说
自己看的最真切

什么都不是
太阳弓一弓身
推开一颗挡路石
继续把光和热
撒下

18·3·88日蚀过后

星期日市集

星期日

货摊挨着货摊
肩膀擦着肩膀
语言的交流站
服装的展览场

达雅人的野菜
华人的糕点
马来人的小食
美味
不分种族
实用
哪计贫富

每一样东西
都在阳光下
露出真实
包括价钱

方便别人
帮衬自己
但愿每一天
都是星期日

10·4·88

于古晋砂督星期日市集



水族

在水族馆里
它们
被管理员
用玻璃围起来
喂以人工的饲料
炫耀各自的鳞片
但在大海里
它们的名字
都叫做
鱼

在国家中
他们
被政客
用政党围起来
喂以空洞的诺言
炫耀各自的肤色
但在大地上

他们的名字

都叫做

人民

風畫羣代購

13·4·88

附記：本乃就是西馬畫家，曾多次到砂朥越舉行
展覽，有砂朥越中學美術社贊助，於1988
年4月14日舉行，地點在砂朥越中學美術社
作畫，欣賞其近作，並與該中學學生
不能將作品帶回，因該中學美術社
物，多為此次展覽的紀念品，因該中學



蔡雅榮
暨謝維新蔡雅興
謝永銘黃烈山里門
謝維里不烈藝社
謝永士皮新外
黃維維泰榮十一
謝永銘蔡雅興謝維新
謝維新——吳維新
謝永銘蔡雅興

觀乃羣畫展

从喜马拉雅的云海
看到绵绵无尽的舒展
从金字塔的根基
看到博大后的尖耸
就让我们
穿上第一百双的芒鞋
沿着峇厘陡峭的石阶
拾级而上
以满途的丹红劲翠
滋养眼界
再隔着浩瀚眺望
阿里山鹅黄的春晖
让慧思万里蹁跹
化作克士米尔
一叶荡漾的轻舟
让排闥而来的灵感
像雅典一列列
裂嘴而笑的石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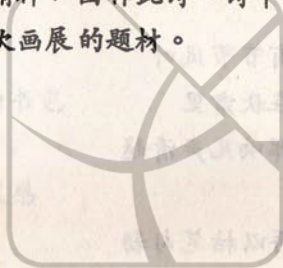
涌出珍珠般的清泉

滚滚撒落

大汉山与拉让江

15·4·88

附记：黄乃群是西马著名画家，曾多次到砂州举行义展，为独中筹募办学基金。他于1988年4月14日携近作数十幅，重临古晋举行个展。欣赏其近作后，感于画家对艺术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因作此诗。诗中提到的事物，多为此次画展的题材。



贈墨

有棱棱瘦骨
在严白中
绽放一点丹红

有节节风叶
在秋肃里
挥响几声清越

再以枯笔勾勒
那若断实续的
一丝苍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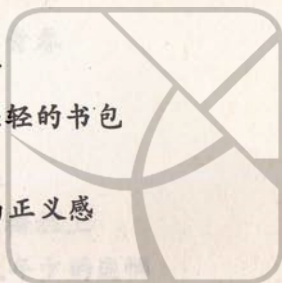
16·4·88

(画家赠墨迹后感)

書包

小时候
我们小小的书包
装着
天真和欢笑

年青时
我们轻轻的书包
装着
热情与正义感



现在
他们小小的书包
装着
新奇的超人

而后
他们重重的书包
装着

会考书与眼镜

我们背着轻轻的书包
挺直腰板走四方
他们背着重重的书包
弯腰只往窄门钻

17·4·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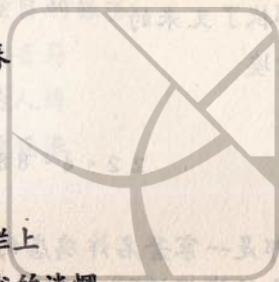


舒戈邦一瞥

在金色染发
加乌鸦装的躯壳里
有「可口可乐」的汽泡
消化着
黑色的青春

书包
搁浅在
薯条的栅栏上
又一段年少的迷惘
随袅袅烟圈扩散

小情侣的喁喁
氤氲于冷气中
把过多的早熟与闲逸
像手上松脆的炸鸡
一口口吃掉



再叫一杯冰淇淋
索性用眼睛吮食
对着掠过的短裙
轻嘶几声口哨
以沾过茄酱的唇

玻璃外
却有一双手套
用清洁剂擦着
那拭了又来的
尘埃

2 2 • 4 • 8 8

注：舒戈邦是一家著名炸鸡店的字号，为时下青少年常去的消闲场所。

觀湯姆士盃決賽

轻盈的舞步
瞬息万变的身姿
挥拍
画出一道道眩目的银弧
以穿着羽衣的音符
在屏息围观的人海
溅阵阵掌声的巨浪
喧腾中
欢呼着一个个铿锵的名字
像燃烧的彗星
掠过没有国界的天空
肤色与种族
都在万众的汗热中蒸溶了
多少纡尊降贵者
猛拍健儿的肩膀
闪光灯齐眨

奖杯高高举起

预告了

另一个七百天的磨练

与无数的艰苦攀登

4 · 6 · 8 8



鵝江偶遇

我又來到鵝江畔
看鵝黃的江水
在薄暮下流向蒼茫

少年時的玩伴
站在我的身旁
二十年前的往事
像天際彩霞的變幻



有嫣紅的青春
在串串的椒香間共摘
有火熱的激情
在晚會的旋律中蕩漾
有呼嘯的鐵馬
奔赴几十里的征戰
那短發的女籃五號
而今是托兒所的院長

潺潺的马当山泉
未曾绾住你的朗笑
岁月漂黄了我的诗卷
你成家立业在鹅江畔
一个偶然的重逢
是在文化大会的会场

我记得百花河的柚子
我记得鹅江的黄昏
和你的祝福一起带回
又将在我的梦里重现

21·7·88

（在诗巫参加华人文化研讨会，喜遇少年时的学姐。）

注：鹅江是拉让江的别名，其下游处的百花河，以出产香甜柚子著名，友人以之相赠。





龍猫

那时快时慢的百年古钟
是岁月凝成的一串叹息
那涉水而来的一躯祥瑞
而今只剩棱棱的节肢

翻展不了风生水起
只好局促于街巷一隅
对着陈旧斑驳的店基
笼罩在
镌着权贵名字的
宏厦阴影之下

这一天
生锈的鳞爪被髹上彩漆
身缀泡沫式的闪光
一口曾吞云吐雾的龙珠
竟幻成
一只硕大的白猫

不妙不妙
尽掩于二十四响的咆哮

咆哮起自砂河彼岸
起自一个众星闪耀的焦点
那不胜视力的翠蓝晶眸
只无奈地半眯半张
恍见彼岸的灯火辉煌
一路迤逦向北
迸出冲天的烟花
灿烂了半截天际
唉！先天不足的近视瞳孔
只得标准视野的三分之一

那温顺可掬的形象
中庸了不满的誉议
纵然伸长结着领花的脖子
也跨不出脚下的一圈樊篱
多少儿童笑将猫须
不知长大后将掉落几许

既然腾云无力
只好化为白猫
伴着百年古钟
此身终老南邑

注：古晋素有猫城之称，于今年八月卅一日庆祝升格为市。市区不大，却分南北；原掌全市行政的华裔市长只负责管理南市，其范围仅及北市三分之一弱，主要的金融区与新发展多属北市。为纪念古晋市的升格，当局于南市中心的浮罗岸路钟台前面，建造一座硕大的白猫塑像，並以龙状的铁栏围于钟台两侧。



故友

「你父母还好吗？」

仍是二十年前的问候

我的心泛着温暖

就像你额上披着的

北国的第一片初阳

那天你轻扣我的门

瘦削的身子已颇见丰腴

正像你日愈丰腴的学识

伦敦、日内瓦、孟加拉、曼谷……

这些年来该有多少不凡的经历

你不谈这些

只惦记我在南国的第一首诗

一时心潮澎湃

我仿佛听见男生宿舍内

那慷慨激昂的歌声

你那九十五岁的祖母
已全记不起这顽劣的男孙
但我却难以忘怀
雨中练球的狂热
泥沼中学泳的趣事
以及在夜半的星光下
坐在马路中央的倾谈

你问起昔日的同窗
我扳不到第三个指头
薄情寡义不是我
世间的人事太难逆料

总是你我之间
隔着浩瀚的云烟
虽然那么渺远
但却始终绵绵

你以世界为家
我却在诗海拾贝
只有刮过地球的风
知道你我的故情

5 · 9 · 88

注：故友黄君，为联合国劳工组织属下经济专家，

外调北京公干前，到舍下叙旧。



堅守

假如烏鴉的聒噪是音樂
假如鸚鵡的饒舌是能言
我寧取寂寞

假如狐狸的諂笑是友善
假如刺猬的擁抱是溫暖
我寧取孤獨

假如虛華才閃爍
假如輕浮才冒泡
我寧被埋沒

假如膨脹才是充實
假如繽紛才是本色
我寧要空白

守一份良知
用內心的熱淚凝凍

我坚信
那会孕成一颗珍珠

守一片激情
用外表的冷漠煨贴
我坚信
那会绽出一朵雪莲

守一脉活水
用生命的苍绿蕴蓄
我坚信
那会沁出一道清泉

守一芯香火
用肌髓的膏油燃烧
我坚信
那会焕出一灯灿烂

22·9·88





痴情

我竟如此痴情
从织梦岁月
到微斑的两鬓

痴情曾使我
磨蚀了青春
让精力
在悉悉粉屑中消失
而回报我的
是轻蔑的睥睨

痴情曾使我
抛弃了舒适
让脑汁
在孤灯白纸中煎熬
而回报我的
是背脊的暗伤

痴情也使我
远离了繁华
让心曲
在幽幽弦管中倾诉
而回报我的
是曲终的落寞

我不悔
那是我的选择
纵使柔肠寸断
也自抚伤
对着耿耿星光
涤我坦然的胸襟

16 · 10 · 88

澄靜

浓醇似酒
清凉如月色
我已澄靜

澄靜
无视曳枝后
鹊鸟的聒噪

澄靜
不管吹胀后
青蛙的鼓腹

澄靜
不理攀附后
夜虫的叫囂

管它风从哪儿来
我自安然凝定



当冷月映着波心
当旋涡冲出潭影
那是我的思索
那是我的脚步

23 · 10 · 88



鬧鐘

白雲賣

把生命的发条绞紧

发条已湿

得上点油

用梦碰醒

一串叮玲玲的心跳

抹去惺忪

听到晨曦在笃笃扣门



23·10·88

讀李白

憤慨着一腔不平
多少被排擠的熱血
親炙着千百年前
你叫國舅磨墨
叫高力士脫靴的豪氣

你的詩
點亮了千古的明月
讓無數失意的人
看到理想的面影
讓幾許漂泊的游子
懷念甜蜜的鄉情

你的酒
濃烈了歌者的雄心
欲教歌聲衝出
三峽的萬重險灘
攀上蜀道陡峻的天梯

讀王安石

人家说你「拗」
拗的是那个
顛預的社会

天命只是唬人就范的幌子
你说它不足畏
祖宗的教训老拉人后腿
你说它不足法
人言会销毁正义的事业
你说它不足恤

腐败的习气
千百年来
仍在麻痹着人心
唯有你的精神
是一剂振奋的清醒

一个不设篱笆的心胸

难免惹来许多画地为牢者
乱扔石头
多少世代了
那些石头已化为尘埃
而日月辉照的
却是你愈见峥嵘的风骨

2 · 1 1 · 8 8

注：王安石在宋神宗时任宰相，推行变法改革。其性格刚直，被称为「拗相公」。后因保守势力的反对，变法失败。他退隐家园，住家处不设篱笆。

讀蘇東坡

大江东去
淘尽的岂止是风流人物
像浪花泡沫般碎裂的
还有幻着虹彩的名利

天地既不能停于一瞬
生生不息的创造便是永恒
随缘
就是快乐
淡泊
才驾得起扁舟

何妨再扣舷高歌
对着江上的清风
山间的明月

2 · 1 1 · 8 8

仰視

以榨乾的血汗
萎縮在台下

仰首
看你掀動雙層下巴
用「服務」社會的嘴
繼續慷慨激昂

口沫橫飛中
你揮手高呼
要與大家共甘苦
那钻戒上的閃光
眩花了我疲憊的眼

在掌聲的波浪中
一個臃腫的肚臍
得意地從講台後浮出

仙人掌

向远方的驼铃
举起呼唤的手掌

为风沙下的殉难者
树立长青的牌坊

抓一把生命的绿意
撒向寂寂的炎荒

让千万只手击节应和
指挥雷雨的合唱

把沙漠绣成绿洲
再以尖刺守护边疆

11·11·88

策融 融雅

卷三

海内诗坛大韵集

印象之隔

上海韵苑 88·11·85

我涉入
一个是非的河口
泥泞着溢出的忿懑
湿漉着水灾的新闻
时有闷雷滚过
每个郁积的胸口

黑云压城
如铅的口罩
不是风声的风声
在强势倾轧下游走
却仍有石火之光
试擦亮
这窒息的灰黯

有一天
在云端
我欲化为一团灵气
向那蕴蓄正义的爱

靠拢 结聚

然后扩散

去荡除大地的污垢

28·11·88 离隆机上

向远方的跋涉 人新阵
举起叫喊的手掌口吐的并非是一个
意念融出能普照那
为原沙下的动物能融出安尔普照那
林止长青的绿坊 在雷网亦相
口吐的并非是一个
握一把生命的绿坊
撒向我般的绿坊 撒云黑
军口吐的并非是一个
撒千万只手撒向我般的绿坊 撒云黑
指挥雷雨的合奏撒下非那普照那
撒云黑 撒云黑
把沙漠铸成绿洲 撒云黑
再以尖刺守护边缘撒云黑

11·11·88 撒云黑
尸吴因一伙升为海
撒云黑 撒云黑

一板之隔

你在楼上

总觉得

楼下的冷气太冷

楼下的时钟太快

楼下那班家伙

老爱偷懒嚼舌

我在楼下

总感到

楼上的眼光太阴森

楼上的笑声太奸诈

楼上的皮鞋

老在头顶蹂躏

有一天

楼没了

大家走在路上

才知道

原来阳光是一样的热

15·12·88



天一第
丁天第
王天第
王天第

江滨一夜

货轮馆住江心的明月
钟楼敲不醒神女的梦游
七彩塔檐挂不住一颗星
在矮狭的宫墙小桥边
你说：这鹅江掀不起诗的涟漪

不！让袒在江干的十多颗心
在文化的长河中喋喋吐沫
我啣来砂河的一叶芦笛
要倾听鹅江拍岸的狂歌
你携着兰亭的长卷瀚墨
要写尽人间的锦绣山河
云山外有的是奔腾的浪涛
源头处自有林深土沃
掬一把浊黄的江水
唱不完生活的悲欢乐

(与诗巫中华文艺社诸子夜聚于江滨公园谈诗)

第一夜

月朗天心对野松
松声月色不相融
星稀一片不封愁
露滴千林不洗秋
小窗无语夜将半
独坐听风忆旧游
少时意气今何在
老去情怀空自愁
不若如君年少时
风流潇洒任遨游
西山相对情同旧
人老心闲两不愁
松声月色不相融
星稀一片不封愁
露滴千林不洗秋
小窗无语夜将半
独坐听风忆旧游

88.1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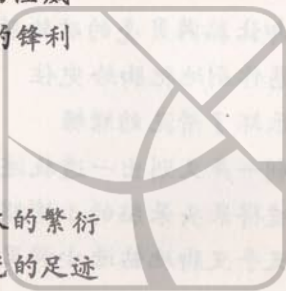




苔

绿上高墙
青透石壁
无视风雨的淫威
不惧刀斧的锋利

挣破缝隙
纸尽孤寂
要催醒草木的繁衍
要引来阳光的足迹



顶住践踏
忍受鄙夷
把一首生命的赞歌
从天涯题到海隅

21 · 12 · 88

渡頭

瘦伶伶的桐櫟木
要在長舟未系纜之前
溜到泥灘上踩高蹺
却让黏滿貝殼的破輪胎
惡作劇地把腳給兜住
乐坏了滑泥的蝶螭
刷一聲又划出一道軌迹
唬得呆頭呆腦的小蜉蝣
叉手叉腳地鑽進小洞里

岸上一間亞答屋
窗根邊倚着兩個小女孩
圓溜溜的村歌自口中滑出
就連綠蕉的巨掌也兜不住
一個老婦坐在梯口里
把檳榔嚼吐成身旁的暗影

炎熱的下午

几只公鸡像挖到了蚯蚓
 在椰树后喔喔啼叫
 一艘满载椰子的长舟
 镀着阳光徐徐靠岸
 远处
 谁人的鱼网
 扬起了一道金弧

21 · 12 · 88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脈搏

当花开未结果时

根茎却腐化了

告诉我

土地的脉搏是什么？

当鸟儿啼出血时

风雪却降临了

告诉我

春天的脉搏是什么？

当镜子擦清时

英雄却变形了

告诉我

历史的脉搏是什么？

那力竭声嘶的呼唤

那前仆后继的探索

那疑真疑幻的追寻

那如堕冰窖的幻灭
每一次的悸然回首
都惊见血光的返照

彩虹是蓝天的脉搏？
梦魇是黑夜的脉搏？
失望是希望的脉搏？
痛苦是挣扎的脉搏？

有醉生梦死的脉搏？
没有清醒的脉搏？

啊！告诉我
人类的脉搏是什么？

15·1·89

那年的素馨

逆旅的深夜

你曾紧握我的手

我从你的脉搏中

感到你诗心的跳动

也感到你爱心的炽热

你步出我的逆旅

迎向凌晨的萧瑟寒风

十年倥偬

那颗心曾淌过血

曾在危险的边缘撬动

我以一束素馨花

慰问千里外的平安

在你的逆旅中

我惊觉当年的素馨花

仍在你的心圆吐着芬芳

我紧握你的手

感到自己诗心的颤动

人生的道途有多坎坷

你摸着倾侧的肩头

那儿曾有多少担子走过

人生的道途有多少荆棘

你掀开裤管

那儿满是斑斑的疤痕

我知道你的诗心仍发亮

我知道你的爱心仍滚烫

这十年一次的握手

已给我注入新的力量

我步出你的逆旅

迎向拂晓的疏落寒星

15·1·89

林族悲歌

在贪婪的链牙啃啮下

发出轰然的痛号

倒下 倒下

脱离世代扎下的根

散一地破碎的枝叶

然后被刮尽皮肉

扎成一副棱棱的鱼骨

漂出生命的轨道

投奔怒海

也许有几个受命运垂青

成了异国的栋梁

但多数被肢解贱卖

去装饰富豪的橱窗

而家园哟

空余一丘荒凉

几株劫后遗孤
挂不住一声鸟叫
挽不住一片霞彩

就连晓舌的青蛙
也只能在乾涸的池边
吐长长的休止符
鱼腮搁浅在锯屑上
被链牙咬刺的树桩尖刺
把天空呛得咳嗽不止

15 · 4 · 89

給中國民族藝術團

給〔美猴王〕

別再對着人造煙霧
虛幌你的金箍棒
因為真正的妖魔
往往在心中躲藏

自命超凡的唐僧
只會念整人的緊箍咒
而歷盡劫難取回的
竟是一卷不管用的經

就甭翻什麼筋斗雲了
再踏踏實實去跋涉一番
取經者得先有自信
好經不一定都在西方

注：中国民族艺术团于一九八九年四月六日至十日
在古晋的州体育馆演出。该团的班底为浙江歌
舞团与浙江民乐团，主要台柱为饰演刘三姐的
著名演员黄婉秋与扮演孙悟空的六小龄童（章
金莱），以及有「江南神笛」美誉的笛子演奏
家蒋国基等。

給〔劉三姐〕

我噙泪
听年少时熟悉的山歌
自烟雨迷蒙的漓江飘来
恍见你
赤足撑筏
冲过生命的万顷狂涛
以自尊的斗笠
挡住烈焰与严霜

憨直的阿牛哥
以刘海的樵斧
挥散乾冰的浓雾
患难相助的真情
一开口就把心慑住

无需捡拾别人的酒干

没有老酒的新瓶怎会醇香
那浓艳的彩装舞者
怎及得上灵秀的茶山姑娘

时代有时会荒腔走板
但从生活苦汁熬出的艺术
永远有最感人的力量
三姐呵，请以笑靥盛满
为你储蓄了二十多年的
掌声

注：黄婉秋演唱《刘三姐》一剧中的山歌，乃是中国民族艺术团的压轴节目。黄婉秋生活中的阿牛哥——她的夫婿何有才，也与她一起上台对唱「刘海砍樵」。其他节目中包括「中国十大歌星」之一的邱昱演唱港台流行歌曲「酒干倘卖无」，並以一群穿紧身服的彩装女郎伴舞，配以乾冰烟雾，颇为「新潮」。

給噴呐手

紫檀木的噴呐
从爷爷的爷爷传下
它美丽的音色
哪比不上西洋喇叭

五千年的族音
要用热爱的心血贯注
才能吹出一曲骄傲

它没有在灾难岁月中瘖哑
它没有在新潮噪音中淹没
如今就让它南方留下
一枚芦哨的种子
日后开出民乐的鲜花

11·4·89

注：浙江民乐团的唢呐乐手，在与古晋的乐手交流时，以家传的唢呐惠让，並传授以芦苇制造唢子的方法。该唢呐手对民族音乐颇有自豪感。

高速公路

人说生命只争分秒

不甘平缓的

把车开上高速公路

向高处的荣耀飞驰

踩足油门

全力冲刺

刚割过一辆车

又见前行的还更快速

不甘落后

冒险扒头

惊见对面也有一车

表演越界的技术

轰然巨响

是优越感的终止

一堆破铜烂铁

是生命仅有的价值

1·7·89

音職



鄉音

在电动摇篮旁
母亲用低沉的鼻音
轻哼她幼时的童谣
一不留神
它就给教堂的钟声晃走了

在洁白的餐桌上
父亲用森然的刀叉
递过几道鲠喉的家训
一个疏忽
它就从你的盘中滑掉了

在热闹的庆生会上
你把长辈的祝福
夹在汉堡包中
一个咳呛
它就给「可口可乐」溶化了

你那眷恋回忆的父亲
要我帮他找回一点乡音
说要把乡音擦得亮晶晶的
说要把乡音浸得甜腻腻的
让做儿子的你带到异邦去

于是我找呀找呀
我觉得它无所不在
我觉得它若即若离

乡音啊乡音
莫非是我们童年时的草场
那风筝尾巴拨啦啦的飘扬
莫非是我们少年时的沼泽
那套在网中扑翅挣扎的斑斓
莫非是祖先们劳动和埋骨的庄园
那萋萋芳草遮着的墓碑一坊

或许是你奶奶留声机上转动的潮曲
或许是你爷爷陶甕上手捏的龙纹
或许是你父亲和我
青年时在这土地上唱过的
开心和不开心的歌

那么我就把先人传下的心血
用方方正正的笔迹画给你看

有一天你会惊奇发觉
原来这就是乡音
好像那么遥远
又好像那么亲切

15·7·89

附记：挚友黄君，是我从小到大的玩伴和同学，后因长期在欧美国家深造及工作，自觉其儿子的华语华文程度不够，特趁回乡度假省亲时，要我给他补习。







朝聖

万头攒动
黑压压的不闻机声
而闸门却开了
扑出一团团热切的乡情
在亲人的拥抱祝福中
多么庄严啊那顶白帽

不用言宣的喜悦
已自那含泪的眼神露出
此行多少风沙与热浪
多少饥渴与劳累
已在黑石的触摸中（注）

褪尽
且换上一颗纯净的心

我在人海中沉浮
终瞥见
梯角一个陷入围困的书包

被一脸期待挽住

喧腾人声中

我仿佛也迎向一个朝圣者

此行也许无风无浪

也许饥渴难消

纵有旅伴的携手共勉

可曾触摸

一坊由信念与意志凝成的

黑石

那么就向生活朝圣吧

机场外

阳光如斯耀眼

1 · 8 · 8 9

附记：诗巫中华文艺社诸君赴西马参加文艺营，回程经古晋，恰与一群自麦加朝圣归来的回教徒同机。笔者前往接机时，因见其场面热烈，有感赋此。

注：麦加朝圣处有一硕大之黑石，外覆布幔，朝圣者以手触摸之以示崇敬。

古董

蓦然惊觉
自己竟成了古董
镶在博物馆的相框中

唐朝瓷瓶的彩釉
清朝八仙椅的光泽
衬出琵琶和三弦的哑

却有一帧和谐的旋律
在营造满堂的古典
台下 许是屏息凝神的听众
台上 几把像羽毛轻颤的弓
凝住了泉上幽静的月色（注）
哪位有心人按下的快门
也让拉弦者的神态
凝于古典与现代 乐曲与感情
刚刚接通的那一瞬

仿佛 穿过时光的隧道
听到孙孩向游客说
墙上挂的这照片
有我阿爸的爷爷在内

更惬意的冥思 仿佛
听到那凝住的美丽音符
起自另一群焕发青春的手
台下 应是满堂知音
台上 几属稚气的孺慕
哪位有心人的快门
拍下古典与将来 乐曲与性灵
刚刚接通的一瞬
且把它镶入相框
挂在艺术的殿堂

5 · 8 · 8 9

注：指二胡协奏曲「二泉映月」。

附记：笔者偕同陈慧桦博士参观古晋博物馆时，意外发现一帧本人与诸乐友演奏华乐的照片，和几件旧乐器陈列一处。

彩筆

——祝畫家朋友的藝術重生

一支飞扬的彩笔

画过理想的彩虹

画过瀑布的狂歌

画过时代的火轮

我失落了那支彩笔

在颠倒与颠预的岁月中

从此我的梦没有颜色

我的心也因冷漠而苍白

许多年后我找到那支笔

像我的银发一样柔韧

我要它画出沧桑的美丽

我要它画出寂寞的峥嵘

20·8·89

犀鳥叢書

書名 作者 定價

- | | | | |
|--------------|-----------|-----|----------|
| 一、 旅者 | (詩集) | 吳岸 | M\$ 6.00 |
| 二、 巍萌及其作品 | (散文, 小說集) | 巍萌 | M\$10.00 |
| 三、 你那邊的夜色黑不黑 | (詩集) | 夢羔子 | M\$ 4.50 |
| 四、 馬鹿山下 | (小說集) | 李采田 | M\$ 4.00 |
| 五、 有情天地有情人 | (散文集) | 黃葉時 | M\$ 6.00 |
| 六、 脈脈斜暉 | (小說集) | 融融 | M\$ 5.50 |
| 七、 日子曾經鋒利 | (詩集) | 夢羔子 | M\$ 6.00 |
| 八、 逆旅 | (中篇小說) | 融融 | M\$ 6.50 |
| 九、 雕淚 | (詩集) | 關渡 | M\$ 4.50 |
| 十、 烟雨砂隆 | (小說集) | 梁放 | M\$ 7.00 |
| 十一、 瑪拉阿姐 | (小說集) | 梁放 | M\$ 7.00 |
| 十二、 蝶之集 | (詩文集) | 陳蝶 | M\$10.00 |
| 十三、 我們不是候鳥 | (詩集) | 田思 | M\$ 6.00 |

田恩其他著作

- ① 雲道放歌
(詩集 1978)
- ② 竹雨
(詩集 1982)
- ③ 長屋里的魔術師
(散文集 1982)
- ④ 犀鳥鄉之歌
(詩集 1986)

犀鳥叢書之十三



編著 (平齊作書台)
一中學生散文台
磚瓦集
牛車與轎子
串串微光

我們不是候

作者：田恩

出版：砂朥越華文作家聯

印刷：砂隆印務有限公司

Sadong Press Sdn. Bhd.
P. O. Box 1155, Kuching, Sarawak

初版：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定價：馬幣六元

圖書目錄

書名

編者

定價

1. 翠雲	(詩集)	蕭軍	M\$ 6-00
2. 戴望舒詩集	(詩集)	戴望舒	M\$ 4-00
3. 休寧的夜	(詩集)	戴望舒	M\$ 4-00
4. 馬廐	(小說集)	蕭軍	M\$ 4-00
5. 寒風集	(詩集)	蕭軍	M\$ 5-00
6. 寒風集	(小說集)	蕭軍	M\$ 5-50
7. 對于雲的詩	(詩集)	魯迅	M\$ 6-00
8. 巡遊	(中篇小說)	蕭軍	M\$ 6-50
9. 離魂	(詩集)	蕭軍	M\$ 4-50
10. 烟雨砂塵	(小說集)	蕭軍	M\$ 7-00
11. 瑪拉阿姐	(小說集)	蕭軍	M\$ 7-00
12. 燈之集	(詩文集)	陳確	M\$ 10-00
13. 我們不是奴隸	(詩集)	蕭軍	M\$ 6-00

田思其他著作

- ① 赤道放歌
(詩集 1978)
- ② 竹廊
(詩集 1982)
- ③ 長屋里的魔術師
(散文集 1982)
- ④ 犀鳥鄉之歌
(詩集 1986)

編著 (年青作者合集)
一中學生散文合輯
磚瓦集
牛車與輪子
串串椒實

犀鳥叢書之十三



我們不是候

作者：田思

出版：砂朥越華文作家協會

印刷：砂隆印務有限公司

Sadong Press Sdn. Bhd.

P. O. Box 1158, Kuching, Sarawak

初版：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定價：馬幣六元



犀鳥叢書之十三

我們不是候鳥

本書是田思的第四本詩集。詩人以樸素謙誠的風格，強烈的愛憎，表達他對人生社會的觀感。其中有咏物、述杯，抒情寫景、諷時刺事等，題材頗為廣闊，在語言技巧上，也更趨凝煉與嫺熟。主題篇「我們不是候鳥」曾於今年的「全國華團文化節」中演出，甚獲好評。

封面：周方正
攝影：宋志明
題字：黃淑淵